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孟子說卷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六十四

經部

孟子說卷五

宋 張栻 撰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
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
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
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
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聖人盡性者也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帝舜之怨慕學者所當深思力體不可以易而論也公明高蓋或知此故孟子舉其語而因以發明之謂公明高之意以爲孝子之心不若是忽然蓋孝子之於親其愛敬之也深篤故其望之也切至不可磯爲不孝而愈

踈亦爲不孝蓋親親之心於是爲至我竭力耕田共
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述舜之意云
耳謂我知竭力耕田以共子職而已而父母不我愛
於我豈有所未盡而致然歟不委之命而存於性反
復思念求其道而未得至於號泣于旻天此舜之所
以爲怨慕也所謂於我何哉是當深味帝舜之心於
言意之表也方是時堯使其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之於畎畝之中而天下之士亦皆就之堯

且將以天下讓焉宜舜之有得乎此也而以夫不順
於父母之故若窮人無所歸則舜之心果何如哉曰
若窮人無所歸則見其皇皇然有求而不得也人悅
之好色富貴衆人之所欲在聖人則所欲不存焉所
欲不存於此而有至憂焉惟順於父母則可以解憂
也蓋父母之意於我有所未順是吾所以順乎父母
者未至也此舜之所憂也人莫不有所慕舜亦有所
慕人之所慕物欲之誘而舜之所慕則天性之不可

解者其於斯世無一毫存於胸中終身乎父母而已
曰慕則無須臾而不在乎此至誠無息者也此之謂
大孝至於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至誠之能動也孟子
反復發明之可謂至矣夫仲弓問仁孔子對以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舜亦有怨
與憂乎噫明乎此而後知聖人之心天之所爲者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擒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箏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

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舜不告而娶與常人異前篇蓋論之詳矣若完廩浚井則事之所無也故程子曰論其理則堯在上而百

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二嫂治其
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故孟子未暇正其事
之有無獨荅其大意以明舜之心謂舜非不知象之
將殺已也然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天理人情
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用心一也蓋象
憂喜舜亦憂喜是其心與之爲一親之愛之未嘗間
也夫象之所爲憂者疾舜故謀以害之也而舜亦憂
者憂乎已何以使象之至此也象之喜者有時而彼

以喜來則舜固不逆其詐亦從而爲之喜也其憂也
純乎憂其喜也純乎喜親之愛之而不知其他此仁
人之於弟也天理人情之至也象憂而舜漠然不以
爲憂象喜而舜疑之不以爲喜則在我之誠先不篤
矣豈聖人之心也哉故周公不知管叔之將叛是大
舜此心也萬章猶未之識意以爲憂或可也喜其僞
乎孟子於是引子產之事子產雖未足以進乎聖賢
之事業然其不以詐待校人之心則君子之心也故

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可欺以其方者以其忠信待人也難罔以非其道者以其理義素明也夫子產猶能以忠信待校人沉於聖人人倫之至其於兄弟之間有一毫未盡者乎彼以愛兄之道來來則我誠信而喜之豈有僞也此當深味而默識之要不可以言語盡也嗟乎舜處夫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烝烝乂不格姦終至於化成天下惟其純乎是心而已純乎是心者純乎天也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蓋此心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舜之處象可謂盡矣象雖不道而吾之弟也仁人之於弟親愛之而已矣吾爲天子而可使弟爲匹夫乎故封之於有庠然象之不道也詎可以君國子民乎故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而不得以暴彼民也而其

親愛之至又欲常常而見之故使不拘夫朝貢之時
源源而來若天子以政事接于有庠之君然夫其所
以處之曲折詳備如此此仁之至義之盡親親之心
而大公之體也雖然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不宿怨
在他人則如之何其不藏怒不宿怨之心則同也然
在他人則有可踈絕之道而在弟則惟當親愛之而
已耳此其異也或曰周公之於管叔如之何蓋管蔡
挾武庚以叛憂在廟社孽在生民周公爲國討亂也

象之欲殺舜其事在舜之身耳固不同也舜於周公
易地則皆然蓋其存心爲天理人情之至則一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
之舜見瞽瞍其容有憾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
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